

散文
ESSAY
2009
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3

散文
ESSAY
2009
精选集

I267

S029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2009精选集 / 王若冰等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306—5567—2

I. ①散…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44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6 字数 306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定价:38.00 元

策划统筹

汪惠仁

责任编辑

汪惠仁 鲍伯霞

王雅静 张 森

**省察的力量
深情的性格**

写在前面

汪惠中

【一】

没有比夜晚更能暴露城市本质的时候了。

没有比城市更能暴露欲望本质的地方了。

乡村睡熟的时候,城市的灯光正燃得妖艳。作为欲望修辞学令人心惊的成果,城市敞怀接纳各种欲望并使之升级。

【二】

压在地下的煤、石油、天然气,已无处躲藏。燃烧的欲望需要燃烧的象征物——煤、石油、天然气,一个也别想逃掉,它们通过管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它们来到城市,为欲望中的亮度温度和速度燃烧、燃烧、燃烧。

因为燃烧,我们的城市夜夜“开屏”。

【三】

早已不是“江船火独明”。

甚至也不是夜的旧上海了。不管是周璇还是胡蝶,她们缠绵的吟唱里透着对情感的倚重对人生的回味。正是夜的旧上海,正是那些暧昧的灯火下缠绵的吟唱,让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属于现代生活的情调。

而眼前的城市,呈现给我们的是不可遏制的热烈、生物学意义上的冲动——是欲望的燃烧,是越来越刺耳的飙车声。

【四】

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巨大成就,我们正加速度地奔向经济强国。主流话语对财富增值的极度期待,似乎成为一切事业的动力源。

当我们的复兴之梦被单向度地超额地引向财富增值的时候,各项事业都争先恐后地成为这一梦想的合谋者,否则,无法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

欲望获得了超额的合法性。

【五】

就在几年以前,我们还兴奋地说,中国社会民间性的增长为文学的新一轮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今天我们也不必改变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的确不应像当年那样兴奋了。我们的民间性总是缺少省察的力量和深情的性格。这样不成熟的民间性,它的自我修复和自我革新的能力是可疑的。它会把日常生活适度的合法性引向欲望主义和实用主义。

是该醒来的时候了。不光为中国,也为全人类,文学该醒来了。

【六】

有省察的力量,有深情的性格,这是《散文》择稿时分外留心的因素。

即便是人们所言的有趣味的文字,也是离不开省察和深情的。不深情,难触细微,浅尝不知其味;无省察,即无跳脱,混沌何来理趣。

省察,深情——

这就是《散文》三十年的坚持。

这就是坚持三十年的《散文》。

这就是《散文》坚持的三十年。

于是,《散文》有勇气指着那团正疯狂燃烧的欲望之火说,那并不是指示人类文明进步的灯塔。

目录

【卷壹】

朱以撒 像潮水一样漫过	003
唐涓 大学三十年记	011
李汉荣 时光简史	016
王若冰 道士塔前	032
第广龙 木匠父亲	041
叶梓 渭南镇	054
朱苓 城市	063
夏磊 一枕清霜	067
耿立 临终的眼：萧红	073
刘上洋 双头鹰的国度	082
王伟林 撒在大地上的一片红花	091
学群 二摸爹	097
言子 滋养我们生命和灵魂的	100
梁凤莲 从苍茫归来	103
王族 鹰	111
武歆 我们与诗	118
王琰 天一生水	123
张宗子 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外一篇】	131
方如果 喀纳斯新雪	146
晨义 月照【外三篇】	156
马召平 一些长在北方的树	161

167	安宁 父亲曾经是老师【外一篇】
171	江少宾 两个人的战争
175	夏坚德 那双黑眼睛
178	赵钧海 陪母亲逛街
182	阿贝尔 桂香楼的拖拉机站
188	伊北 邻居
190	苏沧桑 淡竹
193	温蓝枫 东京的秋天
197	杨早管 童年玩事【外二篇】

李汉荣 医院手记	205
王晓莉 密码	212
李晓君 抱向空山【外一篇】	216
胡松涛 心事子	222
塞壬 夜宿小旅馆	228
姚雪雪 颠荡和游离	232
吴梦川 幽灵	236
人邻 岁末手札	242
庞华坚 远离	249
罗望子 冬天的树	252

- 261 丛桦 | 回乡简书
- 267 潘敏 | 草木香
- 270 伊尹 | 食忆
- 273 张慧谋 | 南窗笔记
- 276 佚名 | 山月不知心底事【读《今生今世》】
- 281 颜廷奎 | 傍月而居
- 284 张梅 | 玉簪秋【外二篇】
- 289 丛桦 | 婚姻中的语法规则
- 294 伊北 | 后来,终于明白什么叫爱
- 298 许冬林 | 不在梅边,也不在柳边
- 300 林金荣 | 花事
- 305 钱红莉 | 春天的几个词
- 309 宋晓杰 | 空巢
- 314 艾苓 | 向身体递交的检讨
- 316 莫雅平 | 凄美:一种人生境界

像潮水一样漫过

卷壹

朱以撒 像潮水一样漫过

大学生生活结束后,我留校任教。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桌子上睡了一段时间,汪文顶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现代散文史研究室去工作,给系主任俞先生当资料员。这份工作无须坐班,自由度大。想想这一段时间,人总是在一个位置上坐着,整理文字卡片,腻味透顶,又不能在台面上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时间长了,没有不被扭曲的。就我知道的许多生性灵动的人,坐班坐坏了性情,年纪轻轻已是老气横秋,连行路的姿态都显出了死板。这样的人生,当然与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相去甚远。

我马上就答应了,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好机会。

一个仲夏的夜晚,月明星稀,汪文顶带我到乐群路十四号的文园拜见俞先生。这一带坐落着许多旧日小洋楼,都是当时的官僚或者传教士建造的,俞先生自然不会是别墅的原主人,只是寄居。人得门来,自成一格的庭院,砖木结构,质朴典雅,月光之下,树影斑驳,可视为养生的好去处。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清室内的结构,由于年深日久,已经显出苍老之相。俞先生深目高颧,清癯简净,只是很简单地和我说几句,表示欢迎,便转向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倒是师母的柔和眼神消解了我几分拘谨。晚年的师母依然清秀优雅,我想一定是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才能养出这般的气质,小家碧玉是断断不能如此的。后来,师母的名字让我更为惊异,名曰“破奴”,而她的妹妹,则名“解忧”,这都引起我无端的联想。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文园去,俞先生把需要查找的资料大要标在纸上给我,让我从书堆里将其钩沉而出,复印装订。它们大都是一些序、跋,寻找算不上困难,只是需要耐性。有时资料过多,俞先生一时未能读完,也就不再给我布置新的任务,

这段时间也就由我支配,看我喜爱的书,偏嗜趋于古典的、艺术的。比较而言,我对现代文学实在是提不起兴致,尽管这个时段出了鲁迅、林语堂、周作人,也出了萧红、林徽因、谢冰心,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这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时段、一批人物,倾心投入,持守不放,一时说不清缘由瓜葛,却任情而往,眼看就收不住了。

我对俞先生抱怨道,能否让我直接进入书库自由翻动呢,老在窗口“点菜”也太被动了。俞先生伸手把我的借书证拿过去,写下几行小字:“朱以撒同志是我的助手,领导上派他协助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在查阅图书馆资料方面请给予方便。”有了这几行字,进出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近百万册的图书尽在我的眼下,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进入时的眩晕,排闼而来,心胸堵塞,越往昏暗的深处走,越是有了一种不知何往的惊恐。过不了多久,我的眩晕就平息下来,熟悉了其中的门道路径,分类编号,下手一个准。除了更快地完成俞先生交代的任务,更多的时日我就埋在古旧的字帖里畅读,靠笔记也凭心记,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大概是哪位老先生看到了,对俞先生说过,或者是俞先生和我交谈时发现了我的分心。他和我谈现代散文时,我是有一句没一句,而我对俞先生描述书库深处有那么多古旧宝贝时,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俞先生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人一起来谈书法吧。

一个助手和导师从事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心事不一,说起来是很危险的,是一个大忌。有位老先生就是这样,把那个我行我素的助手打发走了,以至于那助手后来都过得不好。

我不知俞先生在他微笑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不满。

应该庆幸,大学毕业后遇上了俞先生,给了我这个略带散漫的学生一个自在的空间。

俞先生找我谈话了。他的思路超出我的意料,让我惊愕不已。他说:“喜欢书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中文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开设书法课,师范大学的学生写不好字怎么行?这学期新生入学后,你就给他们上这门课吧。”

这时,我如果冲动一些,真要上前紧紧地抱住俞先生,表达我内心的快乐。

后来,在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才知道,开设这门课也不是那么顺利。有个老教授由于自身的私念,站出来反对,认为没有必要。俞先生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理睬这种反对,定下来再说。他总是这样,不大声言语,言语中微笑,语速缓

慢平和,却有风骨在语言的内部支撑着。

俞先生给汪毅夫说过:“像以撒这样的人,我是要保护他的。”

我开始忙碌,这门课程使我全力以赴,有一种开创性的乐趣。俞先生又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助手,我远离他所研究的那个方向了。

1984年,我参加《文汇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一幅小楷在五万多件作品中被评委相中,拔得头筹,并得以免费游玩沪上一周。回来后到文园,俞先生和师母已从媒体上得知,高兴之至,原以为小打小闹,不意弄出这么大动静。这当然也助长了我的脾性,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审美方向,还有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许多艺术样式是需要合作的,而书法艺术则强调独立而为,以单干为乐事,沉醉于那个泊然无染、空无幽渺的世界里,渐渐就如脱羁之马了。那些日子我到外地比较多,有时是讲学,有时是办展览。一个人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每一天都觉得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空间中没有栅栏,任凭翱翔。却不想到,有时就疏忽了那些用来制约人的纪律。俞先生说:“请假总是要的吧,免得别人说话。”俞先生总是这样,说话不急,声响不大,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也使我十分受用,感受到他的苦心和爱护。相反,我更多地见到一些资历、学识浮浅者的声色俱厉,有如横空出世,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这个世界越来越嘈杂,似乎不声震屋宇加以以大动作不足以令人屈服,却很少想到,这样子反弹也更鲜明。个性是不可强行压制的,它需要很细腻的引导。南方多水,南方人多秀,从外表上看,不及北人剽悍和孔武,但在似水的柔情中,却有水之柔韧和坚硬。我一直认为南方的潺湲细流更有坚韧性,更加不好管束,常常就蔓延开来,不管不顾。我在最需要教养的青年时代,在农村、工厂待了十年,好的没学多少,丑恶却见了许多,影响了我对人、人性的理解。俞先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待我,引我到正统的轨道上而不过度地偏离。他说“你可不要遗世独立啊”,或者说“随和一点不好吗”。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做得不好。一个人的禀性太难改变了,有你喜爱的人、事,就有你嫌恶的人、事,就如魏晋间人,以青眼、白眼待人,凭的就是自己的情性,如果一定要求合群,对于一些人而言就是隐痛。闲下来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琢磨,文人嘛,有许多是个性不驯的,如果团体管理的色彩太浓,个性的确要被伤害或者摧残。社会比以前是宽松多了,怎样去尊重这些人的个性,减少个性与团体的冲突,真是值得在意。

俞先生总是很忙。中文系为一校之大系,不同资历的人,不同的需求,大到评

职称,小到排课,既有关乎中文系的大事,也有纯属鸡零狗碎的小事,忙完回家,已经有人坐着等待了。那个时代的中文系是个清水系,无车,少饭局,绝不像现在,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供打发。俞先生总是举止安和,如同斲轮老手,刀斧之下了无痕迹,佝偻着腰走来,佝偻着腰走回去。在文园,看着他斜靠在晃晃悠悠的躺椅上说话,我想到了“指挥若定”这个词。我的疑问是,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为何不单纯从事学术研究,而要进入管理层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母不止一次向我抱怨,俞先生的身体都是为系务操劳而每况愈下的,并且告诫我引以为戒。我告诉师母,除了做自己喜爱的书法研究,行政上的事务我毫无兴致。师母大乐。其实,俞先生除了系主任一职,社会上还有许多职务,譬如他是省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他曾经这么说过:“如果要加入党派,四十岁之前你加入共产党,四十岁之后可考虑加入民主党派。你是否有意,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这一年我已跨入四十,显然,俞先生希望我考虑他的建议。我表示无意于此道。我喜爱简单,倾向无羁绊少瓜葛的寻常生活。俞先生一时无语,良久才说:“也好。”我喜欢的生活与俞先生些微不同,学术研究,尽管案牍劳形,毕竟是倾向于自己,撰写一篇论文、一本论著,都是个人成果的体现,是纯粹私人性的。行政上的地位固然能给人带来利益,但是也把一些不快乐的情绪带回家中,带回梦中,不得安宁。对于俞先生而言,声名早已确立,薪水也是最高一级,生活素来清淡,理应在给研究生上点小课之外好好安养,这也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时的俞先生六十来岁,还来得及。我只能说,俞先生乐于公务忙碌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宋史·欧阳修传》中这么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俞先生已越了小我之思。否则,如他所陈,“解放后前三十年,我挨斗的次数数不清”,早就心灰意冷。有一些人看透了世相,超然物外,自得逍遥,全然不肯复出,怎么会像俞先生不顾念自己老树苍颜,为振兴一个系,楼台再起。有几个傍晚,我在校园闲逛,见他佝偻着腰往家里赶,寒风掀动起他灰色的衣襟,形影单薄,我记起了曾国藩所说的:“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俞先生还是很倾向于家庭生活的,只不过如今为了“偶然之事”,折腾得如此疲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到文园,师母一定要让儿媳端一杯牛奶,二三蛋糕,看我吃下再慢慢说话。有学问的师母提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在家中主持。她的优雅平和中潜伏着干练,言语中透露着对问题割切的判断和分析,甚至比俞先生更直截了当。俞先生的身体是师母最为关切的一个方向,健康向上是第一的,

余下才是其他。一个被真心养护起来的身体，还是敌不住年复一年的劳累，这种冲突，如果俞先生不停下来，也就成了师母难以解脱的忧虑。会议如此之多，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才可以解决。开会成为一种惯性，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疾患——对会议的疯狂热爱和强烈依赖。俞先生也习惯了开会，他坐在台上，第一点第二点地开讲，我则坐在最后一排，象征性地听一点，也许闪烁着就不知去向了。在不少会议上，我都是有头无尾的角色，几十年过去，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生长。师母与我有同感，对于开会抱有厌烦心态，她会说：“俞老师还没回来呢，还在开会、开会。”师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察那扇木头门的动静，是开会推迟了家人的晚餐，她在等待一个经过开会而倦意十足的面容。

同在一个系，俞先生有事找我，还是惯常地运用写信这一形式。这大概也是老文人表达的习惯，动笔毕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同时也更显得庄重。俞先生的笔迹隽秀修长，是慢写而成的。他这么写道：“时间过得快，莆一中校庆时我曾要你为我写一幅祝词。我去莆田开会时，看到这幅颜体字挂在校会客室的醒目处。这次校友会又约请，不过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已是大都督了，故这次还是挥毫自成一体并署名，这样就更珍贵了。希代劳至感，不过多次麻烦你，有些不好意思……现在正是风正一帆悬，前程康庄，这是我最高兴的。”这般文字，也只能出自俞先生笔下。从常理上说，一个前辈对于晚辈，是无须如此客气的，就像现在我对手下的研究生，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言语的分寸落实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说起来也就是修养的厚薄和格调的雅俗，还有气度、胸怀等等因素的差异。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半生蹭蹬，还继续持有古风，持有对美善的向往，真是镜破不改光，花死不改香，称得上有境界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良好的天性，平时可能看不见，它隐于内，忽而有如阳光大面积地倾泻出来，接受的人感到了其中的温度。一个勤奋不懈的学生追随导师，最终可能真的获得了治学的技巧、方法，称得上通晓了做学问的玄机。可是风度、气质呢，也许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成。这一类精神方面的韵致，可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后天养起来的，却都存在着难以言说的隐秘的呼应关系，从而区别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

“斯文”。要不，先逼近这个字眼吧。

俞家也有很开心的日子。俞先生在文园摆下宴席，通知亲戚朋友，也通知新老学生。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